

# 且拥一枝荷

□苏州 顾海燕

盛夏的花儿中要说温婉端庄的,非荷莫属。

荷,携一身洁雅清芳,渡粼粼碧波从远古走来,娉娉婷婷。从《诗经》走到乐府,从唐诗走到宋词,从山野水泽走到秀雅园林,从私家珍藏走到公众视野,历经岁月烟尘,一枝荷,依然如初生般鲜妍质朴,圣洁美丽如许。

荷、莲、芙蕖、菡萏、藕花,秀美、高洁、清丽、脱俗、亲切,每一个名字都是最好,每一个模样都是最美,每一个寓意都是最雅。

《爱莲说》也许是人们爱荷最深入人心的文章了,一句“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说尽莲之君子风姿。我也爱荷,偶尔素瓶藕花置于木几,休憩的时候,一杯清茶一本书,读诗或是写文,或是慢慢悠悠懒洋洋什么都不做,发呆或是冥想,都能得享方寸之间的大自在,连鼻息之间的悠然暗香也让人宁静祥和。

不知是诗赋美词给予荷如此洁净空灵的气质,还是荷的卓绝风华赋予诗人最本真的情怀,荷和一路相伴而来,温情缱绻又发人深省。

荷本至雅至洁至净,以荷为食材,用最简单的烹饪方式做出的家常美味都可口至极。粉色的荷花

瓣,洗净晾干,裹着蛋液素油油炸,酥脆爽口,是不可多得的一味雅点,即便待客也是不俗。碧翠的荷叶煲粥,清甜香糯,白粥轻显烟翠色的光泽,喝一碗养胃健脾最佳。翠绿的莲蓬里藏着最白嫩甜香的莲子,剥开生吃或是和百合一起煮羹,真正是清凉解暑的美味啊,想想都口舌生津,馋人得紧。

我母亲最拿手的还是藕饼,雪白的莲藕去皮洗净,切成连夹的薄片,中间夹上韭菜鸡蛋肉沫的馅儿,糊上面糊,菜籽油炸至金黄捞出,尝一口又脆又香。我们家乡的人都喜欢这盛夏的时令鲜香,苦夏在这时哪里还是苦夏呢,早已被这藕饼、莲子粥贴慰得满足。如此,只在屋后的池塘边有一塘荷,生活也惬意舒朗。

有人说,荷当植于江南的秀水中方最钟灵毓秀。诚然,苏杭的园林曲苑中,亭廊水榭边,一泓碧水上,的荷摇曳生姿,藕粉莲白的光华流转,自然而然的雅意幽思和着江南特有的婉秀精巧似一曲古调扑面而来,让人情不自禁地生出静雅的意境来。此时,心也柔软,情也悠长,天地间仿若莲花圣境,华美又庄严,时间也静止了,只知,这盛夏光年,有莲蓬自来。

其实北方的荷花亦满目翠叶

华彩,恢弘的气势与古朴的野趣自然承接。接天莲叶绽放的何止是娇艳动人的花开,那是北方的古韵叠迭,是波澜壮阔间的热烈。红墙琉璃瓦覆盖的净蓝天空下,雕栏玉砌之外,多少繁荣更迭。时间在这里是流动的,千万朵的荷一起盛开,熠熠生辉的晶莹,流淌铺陈着一程接一程的兴衰成败。最终,荷香永淳,我们随时都可静享一池荷。思古发幽的从来都是我们自己,而荷,静穆有序,只在盛夏开。

莲叶田田,荷花无穷,南北遥遥相望,只是一枝荷的点染,就连畅通起来。地域、环境虽说不同,荷虽娇丽,却不择水而生。有水就有荷,有荷就有一整个夏天的清雅宜人之境。

一枝荷从“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到“当轩醉尊酒,四面芙蓉开”直至“秋阴不散霜飞晚,留得枯荷听雨声”,荷带着明媚的光华,清溢的淡香,亭亭玉立,不蔓不枝。盛夏里,从一池水粉锦绣到一塘水墨淡彩,荷流动的暗香与静默的光泽在天地之间,在人心之间生生不息,久久不绝。

水天光影里,有仙子凌波,有翠盖亭亭,有思情,有佳句,不如对酒当歌,且拥一枝荷。

# 你好,水杉

□南京 邱晓燕

在南京生活了十几年,不论走到哪里,满眼都是葱郁苍翠的绿。女儿居住的小区在南京明故宫附近,院子里的树木中,最高大醒目的就是水杉。清晨,当阳光珍珠般洒落,那排排水杉挺起笔直的胸膛,是那样的朝气蓬勃,那样的气宇轩昂。我忍不住要在心里道一声:“你好,水杉!”

喜欢水杉,不仅是它的外貌,更是它的内涵。那一树羽毛状的绿叶仿佛绿色的盔甲;而那些蓬勃向上的枝丫,颇有几分黄山迎客松的范儿。水杉树干笔直修长,一般能长到四五十米,也许是因为高大挺拔,它又自带气场,天生凛然之

气。无论花开花落,春去秋来,它默默汲取天地之精华,心无旁骛地长成一棵参天大树。入春,它拼尽全力给大地增添一抹新绿;深秋,它华丽转身成一幅浓墨重彩的油画。

水杉又是一种很平常的树,路旁、湖边、庭院随处可见。但它的确又是神奇的,因为它也是地球上的“活化石”。在20世纪40年代前,只有残存于岩石中的遗物能证明它的存在。1941年中国植物学家首次在湖北利川谋道镇发现了它。从此水杉回到了曾经涉足过的大地,成为第一批受国家保护的珍稀子遗树种,在世界许多国家引种成

功。

南京的北京东路和明故宫附近,是水杉密集的地方。每当我骑着自行车走在这郁郁葱葱的大道上,恍惚中就有一种走进历史深处的错觉。路旁那高高的水杉,仿佛从白垩纪走来,又在无垠的时光里默默等了我千年万载;又仿佛,乌衣巷口的斜阳,秦淮河的桨声灯影,以及“淮水东边旧时月”,都凝结在片片枝叶上。那一排排的水杉,蜿蜒而又多情地穿起了长街短巷,也开启了通往未来的梦想。

城市的文化底蕴靠的是历史的积淀。有树的城市才有历史,才有盎然的生机。

# 邻里情悠悠

□南京 徐廷华

前不久,小区又一批几幢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旧房将在出新的同时安装电梯的告示,引爆了居民们的热情。

这几幢钢筋水泥结构的六层楼,在那个普遍平房的年代可算是“高大上”的。但几十年下来,房子老旧了,住在楼里的人也老了,一个个白发盈头,老眼昏花,腿脚不灵。应了一句老话,人老腿先老。所以趁着老旧小区改造,能给这几幢楼的每个单元装部电梯,政府出一点费用,各家再按楼层分摊一点,住在五六层楼的老人呼声特别高。

住六楼的老王头特别积极,他原是一家国企的工会主席,还保持着当年那份热心肠,主动出来牵头,挨家挨户、一个单元一个单元地征求意见。当征求到楼下的住户时“卡了脖子”,进行不下去。

二楼的顾家是老夫妻俩住在这里,儿女住得离这儿不远,也常回家看看。顾家老太身体不好,经济上也比较拮据。后来老王头不

知采取什么“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方法做通了顾家老两口的工作。这秘密只有李老伯知道。李老伯住五楼,退休前是一家颇有名气医院的主治医生,前年生了一场病,腿脚不灵,一直盼着能装部电梯。

几个月后这几幢楼的电梯装好了。住在五六楼的老人们常下楼活动活动身子,李老伯也比以前活跃多了。因他是名医,左邻右舍有个头疼脑热的也喜欢和他唠叨唠叨。

一天,李老伯夫妇坐电梯下楼。从透明的玻璃轿中,李老伯见二楼顾家门口有点异样。李老伯立马按住按钮,可电梯已下一楼。夫妇俩不放心,重返回到二楼,见顾家老太倒在家门口,嘴唇发紫,痛苦地呻吟着,家里又无人。凭李老伯多年的行医经验,断定是心脏病发作,立即叫老伴拿手机打120,他对病人实施抢救。没多久儿救护车就来了,迅速将顾老太送往附近医院。

顾家老头子买菜回来,见门口围了不少人,邻居们忙对他说,老嫂子送医院了,幸亏碰到李老伯,抢救及时啊。也有人说,多亏了部电梯。

一个星期后,顾老太平安出院,顾家夫妇到李老伯家叩谢。李老伯嘴快,说出老王头如何瞒着家人从中签的一只股票盈利中提出点钱来,悄悄地为顾家垫付了装电梯的预付款。他还要李老伯不要声张,反正这钱是外快。而顾家只知道老王头对他们说,不要他家出钱,签个字就行了。

顾家夫妇听了十分感动,心里内疚得很。买了些苹果,包了个纸包,敲开老王头家的门。那纸包里放的是顾家应该出的那份钱。这事渐渐传扬开了,楼里的人都对老王头投去一种敬意。那以后这幢楼的人,感觉生活在这里越发觉得心里暖暖的。

人在本质上,看重的还是一种思想境界和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爱。

# 馄饨香

□山东济南 萧萧

馄饨,是我偏爱的暖胃之物。

最大气的馄饨是在北京吃的,老字号“馄饨侯”,在鼓楼边上。服务生挺有范儿,京腔京韵地吼一声“鲜肉馄饨一碗,齐了,您慢用咧(lei)”,咚的一声,馄饨就上桌了。馄饨,装在一个大海碗里,量非常足——白嫩嫩的馄饨个大皮薄,卖相诱人,高汤醇厚,热气腾腾地诱惑着你的肠胃你的眼。尤其讲究的是它的作料,那叫一个“全”字,有紫菜、香菜、冬菜、虾皮、蛋皮丝儿等。爱意浓浓地吃一口馄饨,意犹未尽再来一口汤,满口溢香便是此时的幸福了。

上海的馄饨则和北京的截然不同,状小如龙眼,一筷子可以夹一双,待筷子一搅拌,馄饨和汤头混杂一起,又似朵朵飘浮不定之云,在沸汤中浮沉。上海馄饨就是这样,很有卖相,味道却并不尽然,但馅料却丰富,其品类从莲藕叉烧鲜肉、腊肉、山药鲜肉、咸肉鲜肉、三菇鲜肉、荷兰豆鲜肉、蛋黄香酥鸭、哈密瓜鲜肉、银鱼蛋黄、蛏子鲜肉、平菇虾仁到松仁粟米鲜肉等,新鲜得很。干货中,开洋、干贝、香菇、香肠、咸鱼、梅菜亦可入馅。酱菜中,尤以榨菜、大头菜和萝卜干受青睐。基本上上海的馄饨入口没怎么嚼,就从喉咙眼里滑下去了,不太适合北方人的胃。一整碗馄饨吃完,仅是半饱而已。

龙抄手名字不错吧,说白了就是四川的馄饨。包得很特别,就像人抄了手坐在那里一样,胖胖圆圆很是好看。成都春熙路的龙抄手很出名,我去了成都两次,每次都直奔那儿饱餐一顿。成都的龙抄手形式上有很多种,不同的形状,不同的馅料,居然可以弄出百余种类型来。川人嗜辣,馄饨也不例外,最著名的叫做“红油抄手”,那麻辣鲜香的感觉,令人难忘。

# 夏日雨趣

□新疆克拉玛依 李昱坤

在大西北,夏日里雨虽不多,却多急雨,来如春梦几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以至于,每逢雨天,我竟会有一种莫名的期待和兴奋。

夏日的雨,最有个性。那天近午,明媚的天空忽然间就变得昏暗起来,霎时电光闪闪,雷声隆隆,在渐暗的氛围中,颇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感。紧接着,豆大的雨点从天而降。我站在一面窗前,静静地观察着外面的雨。雨点不断地拍打着空油箱,发出了叮叮当当的声响,时而清脆悠长,时而若隐若现,像是在演奏着一首雨中的交响曲。我童心大发,双手捂耳,一松一合,顿然又听到了“呜哇”“呜哇”之声。

林带环绕着的楼房,都缓缓升腾起了一团团轻纱似的白雾。地面上,梨花飘落般,溅起了无数剔透的水花。树叶、草叶、花叶,都沉浸在了雨的世界里,被洗礼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雨水在地面上,逐渐汇成了一条条细流,流向低洼处

后,形成了一汪水面。一个多小时的急雨过后,湿润的空气带着泥土的清香扑面而来,清新的世界映入眼帘。太阳旋即向大地露出了笑脸,瑰丽的彩虹也横架在了一尘不染的晴空上。

夏日多“隔道雨”,更让人领略一番别样的情趣!往往是道路两边,一边还是燥热难耐,骄阳似火,另一边却是昏天黑地,骤雨淋漓,令人在同一时刻见识了什么是一线之隔。

有一回雨很大,我躲在一棵梓树下,一抬头,一片宽大的叶子后,有一只蜻蜓在躲雨。世界万物,人为万物之灵,有时的本能,也不过和蜻蜓一样。雨停了,怎么远处一汪水面还是被雨打得起泡泡,随即破碎,走近了,原来是一群小蝌蚪在那儿翻腾。

其实,万物皆可调节人的心情,好的心情,有时就在变换了一个视角后便拥有了。

福建的千里香馄饨,名气大,做工也甚是了得,光看馅里的肉就很一般,桃红色的,好像二八少女脸上的红晕,毫无雕饰亦讨人欢心。肉洗好晾干,不用机器绞不用菜刀剁,要用棒槌砸。棒槌是果木的,以枣木为佳,就如过去奶奶们洗衣服的棒槌,不一样的洗衣服的棒槌是圆的,做馄饨砸肉的是方的,边砸还边给里面放水调和。功夫下到了,肉就成了肉糜,瘦的无影、肥的无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看天色不柴不腻,包在皮子里晶莹剔透美其名曰“肉燕”。小小馄饨如此讲究,也就难怪食客们吃得风卷残云了。

# 青石街

NEW SUPPLEMENT 813 号

投稿邮箱:xinfukan2@126.com